

明朝江山最后一面军旗

『忠靖』史可法

史可法



史锡腾 著

史可法

全传

上册

节秉清刚

心存干济

危颠难救

正直不回

——清乾隆

英雄人物

身为南明辅臣的史可法为了阻止清军进犯江南，在扬州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保卫战，率领不足一万人的南明将士与清兵的十万之众拼死战斗了十天。但因寡不敌众，扬州城最终被清军攻陷，他也在被捕后壮烈殉难，时年仅四十三岁，是我国历史上与岳飞、文天祥齐名的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史可法

全传

上册

史锡腾 著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·武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可法全传/史锡腾著. —武汉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8. 6
ISBN 978-7-5680-3991-8

I. ①史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史可法(1601—1645)—传记 IV. ①K827=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84269 号

史可法全传

史锡腾 著

Shi Kefa Quanzhuan

策划编辑: 杨 静 夏 帆

责任编辑: 夏 帆

封面设计: 异一设计

责任校对: 何 欢

责任监印: 朱 玢

出版发行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(中国·武汉)

电话: (027)81321913

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

邮编: 430223

录 排: 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

印 刷: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69.75

字 数: 1314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58.00 元(上、下册)



华中出版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: 400-6679-118 竭诚为您服务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上 册

- 第一章 左光斗古庠识人才 史可法诏狱探恩师/3
- 第二章 举功名卯辰脱颖 入仕林西北赈灾/82
- 第三章 迁户部实心实做 督仓储砥节奉公/155
- 第四章 史可法兵备安池 农民军奇袭凤阳/210
- 第五章 滁州城卢象升却敌 鄞家店张献忠得手/276
- 第六章 巡抚安庆开府六安 迎战清军勤王山东/332
- 第七章 丁内艰回京守父制 复故官赴淮督漕运/414
- 第八章 洪承畴失守松锦 史可法设伏庙湾/499

下 册

- 第九章 崇祯皇帝煤山自缢 大明江山寿终正寝/565
- 第十章 史可法驰檄勤王 吴三桂引清入关/634
- 第十一章 朱由崧南京登极 史可法扬州督师/700
- 第十二章 史可法理服翻山鹞 马士英强荐阮大铖/761
- 第十三章 史可法答书拒威逼 左懋第北行不辱命/836
- 第十四章 高杰睢州遭暗算 多铎孟津渡黄河/896
- 第十五章 豫亲王策马征江南 南宁侯起兵清君侧/959
- 第十六章 燕子矶热泪洒大江 梅花岭英魂寄青冢/1023
- 尾声/1095
- 后记/1101

上册

第一章

左光斗古庞识人才 史可法诏狱探恩师

1

明朝天启元年^{〔1〕}三月，虽然已经算是早春时节了，但位于北方的北京，仍然是一片隆冬景象。从前天开始，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连下了两天，将整个北京城覆盖上了一片白色。今天大雪虽然已经停了，但寒风仍呼啸不止，地面的积雪也结成了一层坚硬的冰壳。到了夜晚，路边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人来到户外就会感到寒风透入棉衣，直刺骨髓。因此，在这风雪严寒之夜，北京城内外大街上早就不见了行人，只有路旁低矮的民舍中偶尔会有微弱的灯光在闪烁。

突然，“得得……”，一阵清脆的马蹄声与蹄下冰雪破裂的“吱吱喳喳”声混在一起，有规律地从崇文门方向传过来。又过了一会，就看到几位官员骑着马披着斗篷从崇文门外大街驰过，一直向位于南郊的天坛方向而去。

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交叉路口，这几位官员停了下来，其中有一位扬起马鞭指着东面向后面随行者问道：

“是从这儿转弯吗？”

“是，是！顺着这条街，再往东走两三里路，就是法华寺了。”

“好，前面带路。”

问路者旁边的一位官员却并没有急着赶路，他仍然站在路口，向身旁那位发话者询问：

“教授先生，我有一事想向你请教……”

“请教不敢，大人有什么事请只管问！”

“顺天府学生员主要来自大兴和宛平，这两个县都在京畿，为何将生员安排在这么远的地方备考？”

被问的顺天府儒学教授虽然只是个九品小官，但却是顺天府儒学的主管，

〔1〕 公元1621年。

因此这个问题他最清楚。他恭恭敬敬地回答道：

“启禀提学大人，我顺天府府学按例虽应有生员六十人，但加上增广与附学生员，已经超过百人。原府学所在地报恩寺已经安置不下，便只好又在法华寺另想办法。”

刚才问话的人是浙江道监察御史左光斗。监察御史虽然只是个七品官员，不过在朝廷中却是个举足轻重的言官，他们可以在殿上面对皇上参与议政，弹劾贪官，甚至可以对皇上的决定提出异议。除此以外，他们还经常奉旨外派，比如巡视军营、提督学校、监临乡试与会试等，因而权力很大。几天前，他被派往北直隶提督学政，过问京畿八府十九州一百一十六个县的儒学事务。上任伊始，三年一度的科考即将举行，左光斗不敢大意，他冒着初春的严寒，立即对辖区所有学校进行巡视。这两日，他走访了顺天府属下的各个儒学，从清早到黑夜，一时一刻也不曾闲着，把随行的教授与训导累得够呛。

听了教授的解释，他点点头，表示理解，说：

“科考即将进行，这既将影响到儒生们的前途，也将影响到国家挑选栋梁之材，绝非是件小事。你等一定要精心筹划，不能有任何懈怠。”

按照明朝的规矩，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重要官员，主要是从层层科举考试选拔出的人才，假如没有通过科举考试，是绝对不可能踏入仕途的。为此，各府、州、县都设立了公立学校，又称儒学。一般读书人无论老少，统称童生，都可以经过考试依次进入府、州、县各级学校学习，在学的学生称生员，就是平时所称的秀才。为了检验这些学生入学后的成绩，也为了从这些学生中选出成绩优秀的人才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，朝廷采取向各省派遣提督学政^{〔1〕}的方法，按期到下属各府、州、县中去组织童生和生员考试。一般来说，派往各省的提学都用副使、僉事一级官员来担当，而对派往南北直隶的提学的要求却要高一点，都是用进士出身的侍郎、翰林、御史等部属官员。提学的职务是临时性的，一届任期是三年，这些官员在任期内要主持两次考试，一次称为岁考，一次称为科考。岁考和科考的方法类似，都是按考试成绩将学生从上至下分为六等：列于三等的学生不赏不罚，三等以上的受赏，三等以下的受罚。尤其重要的是，科考成绩列一、二等者，就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，称为科举生员。有了这个资格，以后才能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，在乡试中取得举人的功名后才能再进一步参加会试，取得进士的功名，才会有入朝为官的可能。

教授对这一切自然更加清楚，他连忙俯首称道：

“提学大人说的是，在下一一直在认真筹划这次科考大事，不敢有误！”

跟在后面的几位训导也纷纷表态：

〔1〕 简称提学、督学。

“我等谨记大人的教导，一定尽心协助大人将此次科考筹办好。”

左光斗听了众人的回话十分高兴，他双腿一夹，策马与大家一起向法华寺驰去。

法华寺在崇文门外，位于天坛的东北角，不知道建于什么年代。但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具备了相当规模，不但占地广阔，建筑宏伟，而且每年都有数不清的虔诚者前来进香，是北京城外有名的寺院之一。像大部分寺院一样，它坐北朝南，南面是一座三开间歇山顶的山门，门上悬挂着巨大的匾额，上面镌刻着“大兴法华寺”五个大字。左光斗一行人来到寺院门口时，慈眉善目的主持印光大师早已带着几位僧人恭候在此。见到来人，他向前一步，双手合十，以极诚恳的态度欢迎道：

“贫僧欢迎众施主前来本寺指教！”

左光斗也合十回答道：

“借用寺中地方办学，给大师找麻烦了！”

主持说：

“太祖说得好，‘唯治国以教化为先，教化以学校为本’。这办学本是一件功德无量之善事，更何况是治国之大计？能助儒学一臂之力，可以说是贫僧之荣幸啊！”

“大师客气……”

大家站在门口寒暄了一阵，全然忘记了冬夜的寒冷。还是主持先悟了过来，停止了这说不完的客气话，将客人们迎进寺门。一进门，迎面就是一座三层高的大殿，在大殿的门楣上，挂着一块巨大的匾额，上面镌刻着四个金色大字“大雄宝殿”。

在大殿前，主持回身问道：

“施主是否先到贫僧禅房中稍坐？”

左光斗自然知道这是主持的一句客气话，便客气地回答：

“时间已晚，还有很多事要处置，便不再打扰大师了。”

“施主说得也对！恭敬不如从命，贫僧就先告退了。这位是寺中的监院，叫弘一，就让他为诸位引路吧！”

“谢谢大师！”

主持告辞返回后院去了，在弘一的带领下，他们绕过大殿和西配殿，来到西边的跨院中，数十名府学生员就暂时住在这个院子里，为三年一度的科考认真做准备。

西院中有房屋数十间，原来大概是用来招待游方僧人与进香客人的。房间很小，地方狭窄，除了一张床，一张书桌，就再没有多大空间了，但好的是，几乎每名学生都能单独住一间房。这里的生活条件不算好，但环境幽深、安静，没有

外界因素打扰,很适合这些生员用功学习。左光斗在监院和训导们的带领下,依次到每一个房间中与学生见面。虽然已经接近午夜,天气又十分寒冷,但几乎每个人都在灯下苦读,没有一个偷懒的。左光斗仔细检查了他们所读的书籍,所写的文章,甚至连书法字迹也细细看过。在其中一些房间中,他还花了一些时间与学生简单交谈,甚至还随意考问了一番,结果十分满意。

又走过几个房间,他们在一间小屋前停了下来。这间屋子里的灯光亮着,门也虚掩着,但是敲了几次门,屋子里都无人应答。左光斗想了一下,便自己推门走了进去。

果然屋里空空的,没有见到人,书桌上摊着四书五经这一类的应考书籍,还有几幅刚刚写完的书法铺放在那里,十分显眼。虽然字迹颇有功力,左光斗心中还是有些不满,回头想要向训导问些什么,但最终还是将话咽了下去,只是退出门来走到隔壁房间的门口。

隔壁房间中的灯光也是亮着,门也是虚掩着,推门进去,书桌上虽然摊满了书籍,但椅子上也是空荡荡的,根本没见到屋子的主人。

左光斗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不快,他指着空空的椅子,回头向身后的教授和训导看了一眼,意思是问:人呢?

弘一法师心里一沉,想:这两个学生有麻烦了!

虽然一场风雪让整个北京城乍暖又寒,但紫禁城内的乾清宫西暖阁内却是温暖如春。

乾清宫是紫禁城内廷的正殿,是天子所居之处,皇帝不上朝的时候,也常常在这里处理政事。宫殿的正中是一间高大宽敞的明间,这是皇帝平时处理政事的地方。由于此处空间很高,不便于保暖,便将大殿东西两边的次间分隔为上下两层,共隔成九个房间,置床二十七张,成了皇帝晚上与后妃就寝的暖阁。这时,西暖阁中最大的一间房中几个木炭火盆烧得通红,阁内温度堪比春天,以至于在此批阅奏章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只穿着薄薄的马褂,脸上还微微沁出汗珠来。

朱由校今年才十六岁,从去年九月开始,他就成了大明王朝的第十五位皇帝,年号天启,今年正月起称为天启元年。

说起来也有意思,还在几个月前,他的身份只不过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孙子,不但不是太子,甚至连他的父亲朱常洛能否继承他爷爷的皇位都成问题。

其实朱常洛是万历皇帝的长子,从立储当太子到最终继承皇位,似乎应该是名正言顺的事。可是事实并非如此,他在一个月前坐上这个皇位,却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,其曲折的经历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。首先,立谁当太子的问题,从他出生开始就有争议,一争就是几十年。万历十四年,那时朱常洛

已经五岁，立储的事却还没有任何动静。这是因为朱常洛是一位地位低下的王姓宫女所生，而此时万历皇帝所宠爱的嫔妃却是郑贵妃。郑贵妃为了能将她所生的儿子朱常洵立为太子，便在神宗面前使尽手段，阻挠这件事的实施。也不知道是神宗一时不能决断，还是他根本就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，便一直把立储之事拖延着。那些年，不断有大臣上疏，如大学士申时行、户部给事中姜应麟、吏部员外郎沈璟、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锡爵等，义正严辞地请求皇上将朱常洛册立为东宫。但疏请递入宫中后，就全部石沉大海，神宗对这些意见根本置之不理，实在逼急了，就在他们中找出两个不识相的家伙加以迫害，或贬官，或革职，都是常有之事。直到万历二十九年，由于朝臣的不懈坚持，加上他的亲生母亲慈圣皇太后对他施加了压力，万历皇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将朱常洛加封为皇太子，将郑贵妃所生的儿子朱常洵封为福王，并将福王的封地划定为河南洛阳。朱常洛好不容易坐上太子的位置，却又连遭郑贵妃的陷害和打压，虽然最后总算坐上了皇位，可是在位不足三十天，便突然得病暴毙，其长子朱由校意外地从皇孙一举变成天子。正因为这些原因，年仅十六岁的朱由校从小并未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，便匆匆登位为帝，现在要出来掌管国家大事，也就只能依靠身边的太监辅佐。

一直陪在朱由校身边批阅奏章的太监叫王安。

王安曾经是给朱常洛在东宫伴读的司礼监老太监，不但对朱常洛忠心耿耿，而且在促成朱由校顺利继位一事上，也是功不可没。朱常洛死后，他的爱妃李选侍作为太后，本应该退出乾清宫，让新天子朱由校单独入住，可是她丝毫没有让出乾清宫的意思，而是继续赖在乾清宫内，让皇儿与她母子同宫，似乎有意要挟持这位年仅十五岁的新天子，好在以后的朝廷政治中垂帘称制。王安见此状况，心中深感不安。他连忙带出信来，与宫外的朝臣们取得联系，将此担心告诉他们，并向他们求援。因而便有了随后一帮正直的大臣们闯入乾清宫，带走小皇帝，逼迫李选侍退出乾清宫的“移宫案”，使朱由校能顺利继位。

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他还伺候在小皇帝身边，就是为了辅助皇帝阅读公文，处理政事。

“启禀主子，这是一个刚刚来自辽东的折子，报告了沈阳、辽阳一带的军情。袁应泰虽率军奋力抵抗，但已回天无力，继沈阳被建虏军队攻下，现在辽阳也已经被攻破，袁应泰已经在城楼上用尚方宝剑刎颈自杀！”说话间，王安将这个折子双手递给朱由校。

朱由校听后，嘴巴动了动，最后只是干吞了一口口水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王安知道他对这些情况并不完全了解，便先将辽东的局势向他做了大概的介绍。

辽东是明朝的九边之一，它负山阻海，为京师屏障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此

地古来为各游牧部落势力范围,自清河以南一直到鸭绿江口地区,主要由女真人统治。永乐年间归顺明朝,明政府在此置建州卫、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三个卫所,并委任各部首领为指挥使。这些首领受明政府册委,领奉明朝诰印,受明朝冠带裘衣;他们晋升官爵,更换书册,迁徙住牧地区等一系列变动,都须呈报明政府批准;他们的军队听从明廷征调,各级首领每年都还要去京师朝贡。到了明朝中叶,各部的强酋蜂起,“争为雄长,各主其地,互相攻战,甚者兄弟自残,强凌弱,众暴寡,争夺无已”。角逐的结果,建州部女真不断发展壮大,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。万历年间,明政府在辽东设总兵、巡抚、参将、兵备等官职,率领重兵防范建州等卫的内犯。万历三十六年三月,建州地区^[1]计有卫所二百零四个,城镇驿站五十八处,并不停地辟土开疆,扩展力量,终于对明朝构成了威胁。

万历四十四年,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^[2]建国称“汗”,国号“大金”(史称后金),一个新的民族从此崛起,成为一支不可遏止的政治力量。当年四月,努尔哈赤所部军队一举攻陷辽东重镇抚顺,明廷震惊,这才意识到“辽左覆军陨将,虏势益张,边事危急”。万历四十七年正月,朝廷任命杨镐为兵部侍郎经略辽东,他兵发四路,准备去进攻后金的老窝赫图阿拉。他采取四路合围,向心攻击的战略,意欲使努尔哈赤不能首尾相顾。努尔哈赤面对强敌压境,在萨尔浒^[3]这个地方集中兵力,对明军发动了出其不意的袭击。战争从三月初一打到三月初五,历时五天,明军在这一仗中打得十分窝囊,他们四路出师,就有三路败北,将士战死四万余人,而努尔哈赤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萨尔浒战役。

此战役之后,经过廷议,以熊廷弼代替杨镐成为辽东经略。

之所以此时对熊廷弼委以重任,是因为他在万历三十六年曾经巡按辽东,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。当时他一到任,就立即进行了实地勘察,足迹遍及辽东的山山水水。在对辽东地理形势和敌我情况有了实际了解后,提出了完整的保卫辽东战略方案和具体措施。但是由于他不久后离任,这些方略和做法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实施。

这次他再次到任,情况已完全不同:辽阳已是一座空城,一些官绅均已离去,将领也备马准备逃跑,形势十分危急。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如斩杀逃将,祭奠殉难将士,以此来稳定军心;接着他又督造军器,修缮城堡,调兵遣将扼守各冲要地点;他还亲自巡视沈阳、抚顺,相形度势,召置流移,安定民

[1] 建州女真区域为今东北地区东至鸭绿江,西抵抚顺市,南到辽宁县桓仁县境,北达图们江的广大地区。

[2] 赫图阿拉故城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。“赫图阿拉”一词是满语,意为横岗,即平顶小山岗。

[3] 位于抚顺市以东约三十公里处的一片山地,此地已被新中国成立后所建的大伙房水库淹没。

心；他的策略是以守为主，并联合朝鲜牵制后金。之后他任辽东经略三年，可以说是戒备完善，固若金汤，建州军队好长一段时间不敢轻举妄动。

但是，就在这种形势下，给事中姚宗文前去辽东阅兵。由于熊廷弼性格刚正，不肯趋炎附势，加上可能对姚宗文招待不周，引起他的不快，回来后便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，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。御史顾慥、冯三元、张修德，给事中魏应嘉等也先后弹劾熊廷弼，大有必欲去之而后快的趋势。熊廷弼听说后，立即上疏辩解，同时请求辞职，并上交尚方宝剑，席稿待罪^{〔1〕}。这时刚好是泰昌元年九月，也就是朱常洛刚刚驾崩的时候。

说到这里，朱由校想起来了。那时他刚刚即位，就出了这样的事，正是由他将熊廷弼免职，让他回老家听勘，十月，就启用巡抚袁应泰代替他出任辽东经略。到了天启元年闰二月，前往辽东勘察熊廷弼功过得失的大臣回来向朝廷回奏，说了不少熊廷弼在守辽期间的功劳。他当时虽然说“熊廷弼力保危城，功不可泯”，但那也是句敷衍话，并没有下令要为熊廷弼复职。

谁知才过不久，后金就派大军进攻沈阳。袁应泰虽率军奋力抵抗，但已回天无力，沈阳最后还是被后金攻破，后金政权便以此城为都城，号曰盛京。不久辽阳城也被后金攻陷，袁应泰无可奈何，只好用尚方宝剑在城楼上自杀身亡。至此，辽东附近五十多个城寨及辽河东岸大大小小七十余座城市，皆被后金大军占领，现在通往关内的道路就仅剩锦州一道屏障。

听到这里，朱由校问王安道：

“说了这么多，你的意思是让朕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这是国家大事，奴才岂敢多嘴！只是消息传来，震动京师，大部分朝臣都说：‘假使廷弼在辽，当不至此。’”

“他们的意思是让朕重新启用熊廷弼，再请他回来收拾残局？”

“主子英明！”

朱由校沉吟良久，为难地说：

“当时莫名其妙地将他撵走，现在又要请他回来。万一他拒绝了朕，朕岂不十分尴尬？”

“主子说的也是。不过，这件事毕竟事关边关安全，主子受点委屈，也是为了江山社稷……”

朱由校又想了一阵，才不情愿地说：

“看来也只好这样了。你让内阁马上为朕起草一道敕谕，一定要说动熊廷弼！”

〔1〕 稿即藁，用禾秆编成的席子。坐卧藁上是古人请罪的一种方式，因以指请罪。

2

对于左光斗无声的询问,教授和训导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,便一起回头看着弘一法师,弘一法师一时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,便又向寺院派来负责安排学生生活的小和尚询问。小和尚见状,急忙挤上前来回话:

“回大人的话,该生员叫史可法,隔壁的叫崔子忠。他们都是很用功的学生,每晚差不多要苦读到四更以后才稍睡一会,天不亮便又起床苦读。今天也是如此,在此用了一晚上的功。后因房间天气太冷,便才约在一起去庑廊里去舞舞剑,以此取取暖,活动活动身子。”

左光斗这才注意到,椅子边上的火盆显然已经熄灭多时,伸手试试,没有一点儿热气。与其他屋子相比,这里冷冰冰的,与冰天雪地的院子里没有多大区别。他不禁问道:

“别的屋子里都生了火,为什么唯独这两个屋子里没有生火?”

弘一法师急忙上前解释道:

“因为今冬寒冷的时间长,府学配发的火炭都烧完了。这些时天气骤冷,只好让学生自己带些火炭来用。不知这两位是因家中贫寒买不起火炭还是什么原因,这些天来便一直在这冰冷冷的屋子里熬着,坐久了,常常冻得鼻涕直流。”

左光斗听了十分心痛,他用责备的口气对教授说:

“这就是你们的不是了。穷苦孩子读书不容易,必要时,这饥寒冷暖的事还是要关心一些。”

“是,是,大人说的是!由于事杂人忙,在下竟将这点小事给忽略了,回去后会立即差人去办!”

说话间,左光斗走到了书桌边,只见桌上摊着一本书。他拿起来看了看封面,是欧阳修的《五代史》。左光斗又是老大的不高兴:科考就快到了,还有时间看这些闲书,岂不是主次颠倒?他又翻开扉页,一行文字跃然纸上,看来是这个学生看后批上去的:

欧阳文忠公文章引物连类,折之于理,辨明而曲畅,峻洁而舒迟,变动往来,有驰有止,而皆中于节,使人喜慕而不厌,天下翕然执服以为宗师。

左光斗点点头,十分赞同这段话,说起来,他对欧阳修的文章也是十分钦佩的。欧阳修是北宋卓越的文学家、史学家,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。他的一生著述繁富,成绩斐然,诗、词、散文均为一时之冠,著名的作品有宋词《踏莎行》、散文《醉翁亭记》等。他在史学方面成就尤伟,除了参加修订《新唐书》二百五十卷外,又自撰《五代史》一部。他去世后谥号文忠,世人尊称他欧阳文忠公,后来人

们将他与韩愈、柳宗元和苏轼合称为“千古文章四大家”，又与韩愈、柳宗元、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等人一起被世人称为“唐宋散文八大家”。他的文章读起来确实是“使人喜慕而不厌”。

再翻到摊开的那一页，只见其中还夹着一小片纸张充当书签，看来这篇文章正是这名学生刚刚读过的，文章名为《朋党论》：

臣闻朋党之说，自古有之，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大凡君子与君子，以同道为朋；小人与小人，以同利为朋。此自然之理也。

然臣谓小人无朋，惟君子则有之。其故何哉？小人所好者禄利也，所贪者财货也。当其同利之时，暂相党引以为朋者，伪也；及其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而交疏，则反相贼害，虽其兄弟亲戚，不能自保。故臣谓小人无朋，其暂为朋者，伪也。君子则不然。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。以之修身，则同道而相益；以之事国，则同心而共济，始终如一，此君子之朋也。故为人君者，但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。

.....

再看看书页的空白处，上面密密麻麻地批满了蝇头小楷，尽是读者阅读后的体会。他又随手翻了两页，几乎页页如此。这上面有对写作技巧的分析，也有对具体内容的评论。再看看书桌旁边，还有一篇刚完成的文章，所谈内容也与这篇《朋党论》有关，涉及道德、经世、政治、教育等，虽然出言相当谨慎，但也处处看得出该活跃的思想。看到这里，左光斗的脸上才慢慢露出了些许笑意。没想到，这个学生不但对历史、政治有研究，而且对“朋党”这件事也能说出自己独特的看法。

朋党，是指一些人为共同目的而互相勾结在一起形成帮派，后来泛指士大夫拉帮结派，形成利益集团。宋仁宗时，范仲淹、欧阳修等大臣因议论朝政，又因反对吕夷简要废除郭皇后之议，被吕夷简诬为朋党而加以贬谪，自此朋党之争，延续多年。庆历三年^{〔1〕}，仁宗重新起用范仲淹，政敌再次以朋党之罪名攻击他，于是欧阳修作《朋党论》一文呈献给宋仁宗，对他们的诬陷给予驳斥。文中直言不讳地承认朋党之说自古有之，但有君子与小人之别。文章进一步指出：小人并无朋党，他们勾结在一起只是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，只是“伪朋”；而君子间有朋党是因为他们要守道义，要行忠信，要惜名节，才是“真朋”。君主只需要分清这些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就行了。文中提出，应“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”，只有这样，才会出现天下大治的太平局面。

历史过去了差不多六百年，目前的形势与当年又何其相似！从万历年代中后期开始形成的东林党与其他党派的纷争，就与欧阳修这篇文章所提到的情况

〔1〕 公元1043年。

差不多。东林党是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一个政治派别。当时万历皇帝长期深居宫中,不理朝政,造成宦官专权,政治腐败,同时派大量矿监、税官到各地搜刮民财,鱼肉百姓。为此,一些正直的大臣在朝中互相声援,冒死上疏万历皇帝,反对横征暴敛,要求停止掠夺民间百姓,减轻赋役负担,惩治乱政宦官,抑制贵族特权。后来在旷日持久的“立储”之争中,他们又与万历皇帝针锋相对,坚决主张按照儒家礼法,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,反对郑贵妃“废长立幼”的无理要求。万历二十二年^{〔1〕},吏部郎中顾宪成因直言不讳被神宗革职,回到家乡无锡,与高攀龙、钱一本等人士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。讲学之余,他们仍然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,褒贬品评执政大臣的品德,用“君子”和“小人”去区别朝中的忠、奸两派。顾宪成还在东林书院门口写了一副对联: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,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”,以表达他们忧国忧民的政治态度。当朝的一些官员,如孙丕扬、邹元标、赵南星等,也与东林书院遥相应和,互通声气,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,被政见不同的一派称为东林党,并受到其他派别大臣们的攻击。可是这个叫史可法的年轻人却读通了《朋党论》这篇文章,对东林党人的所作所为大加肯定,显示了这个年轻人身上所潜藏的远见卓识和治国之才!

史可法与崔子忠在庑廊里挥舞着刀剑对杀了一阵,身上渐渐沁出汗来,刚才冻僵的身体又恢复了力气,这才收住步子,停止了对练,收剑回房。他们走到门口,才发现满屋都是生人,正围在史可法的书桌前说着什么。就在他们愣在门口时,左光斗手中拿着史可法喜爱的《五代史》,边翻看封面上的名字,边问崔子忠道:

“你就是史可法?”

崔子忠见此阵势,知道来人身份非同一般,连忙小心回答:

“回大人话,学生名叫崔子忠。这一位才是史可法。”

崔子忠的回答多少让左光斗感到有点意外,或者说让他有点失望。按左光斗的推测,这个才思活跃,文章写得好,而且字也写得不错,并已在他心中有了好感的学生,一定是那个身材壮实、眉清目秀的小伙子,而不是另外那个身材矮小,面貌也不出众,甚至可以说长相不怎么对得起人的人。这么冷的天,他只穿了件短短的旧棉衣,连件棉袍都没有,看来家境确实比较贫寒。

史可法这才从人群后面走了出来,对左光斗拱着手轻声道:

“学生史可法拜见大人。”

左光斗细想想,不觉又为自己刚才的想法感到好笑。现在选的是治国之人才,何以会出现以相貌取人或以穿着取人的念头。即使是再明智的人,有时也

〔1〕 公元1594年。

不免会落入俗套呀。想到这里，他转向史可法问道：

“一切应考事宜你都准备好了？”

史可法本来就言语木讷，加上突然间被问得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一下子竟不知该如何回答。他想了一会才小声回答道：

“小生不敢说准备妥当，幸好还有几天时间，定当加倍努力。”

“如此紧张之时，你还有时间看这等闲书？”

“……”史可法紧张得更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左大人见史可法紧张，连忙转了话题：

“你的字写得不错，拜过师傅吗？”

“曾向米万钟先生学过一阵。”

米万钟是当时有名的书画家，号称“南董北米”，与董其昌齐名。难怪这个学生的书法如此刚健有力，好似宛平大米，吃在嘴里嚼劲十足，让自己爱不释手。

“哦，原来如此！不错，你的字确实写得不错！”

说完这句话，他又回头对站在身后的崔子忠说：

“你的字也写得十分有功力，以后多练练会有出息的！”

二人听后齐声谢道：

“谢大人夸奖！”

听完二人的话，他这才沉下脸来，严肃地对他们说：

“但是离科考的日子不远了，你们都要抓紧时间好生准备。愿你们都能被推举上，将来能有机会为国家为朝廷出力。”

“学生明白！”

左光斗走后，崔子忠十分郁闷地对史可法说：

“我只喜欢书法和绘画，对那些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和八股文没有一点兴趣，若不是家父逼着，我早就不在这儿待着了……”

史可法知道，崔子忠其实十分痴迷于画画，常常抽空练上几笔。说来也怪，就那么寥寥几笔，他就能画得传神，画什么像什么。但是他并不爱苦读书，拿着那些四书五经，他看着看着瞌睡就来了。这段时间，他完全是在这里苦熬。

史可法正要规劝几句，安排他们生活的小和尚又来到他的小屋中，是弘一师父吩咐他给这两位生员送来了生火的木炭，并热情协助他们生火。在一片烟雾缭绕之中，小和尚只听见崔子忠在一旁悄悄地问史可法：

“道邻，刚才与我们说话的那位大人是谁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府学的什么要员吧。”

小和尚在一旁听了哈哈大笑，他说：

“他就是监察御史，现任提学左光斗大人啊！”